歷史與空間

仰天山的花

■文：若荷

起初，我是想去仰天山看槐花的，臨行的時候給朋友發信息：「你那裡的槐樹開花了嗎？」不多會兒就收到朋友的回覆，既沒說仰天山上的槐花開，也沒說仰天山上的槐花落，只是說：「山上見吧。」看到這樣的短信，我很自然而然地以為，山東青州仰天山上的槐花業已如期開放了。

在我居住的地方，大街小巷的槐花早已經開了。每天清晨，當我睡眼惺忪地走向陽台，打開面朝南方的小窗時，便有一股淡淡的甜香飄了過來。離小城不遠，山下的槐樹已身着盛裝。都說五月槐香，其實早在四月，暮春的風暖暖吹過，濃郁的花香就已伴着柔和的風兒，在鼻翼間悄然流淌了。

北方人家喜歡種槐，人人喜愛槐花，愛樹的濃萌葱鬱，愛花的潔白芬芳。隨便走向一條小巷一戶院落，無須費力尋找，就能看到房前屋後的一株株槐樹，在華北平原以及黃土高原海拔千米高的地帶均能生長。槐樹還是北京市的市樹，是各大城市主要的行道樹、庭蔭樹，為城市的綠化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山東的老人拉家常，都說祖輩來自山西洪洞大槐樹。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段珍貴的記憶。據史載，元末動亂，中原等地人煙稀少，為了發展生產、恢復人口和國力，從洪武至永樂年間開始，明政府遷山西之民於山東等地。有關山西洪洞大槐樹的故事，也由老輩人口口相傳，感慨至今。也許緣於此，我的山東老鄉才愛槐種槐，以表達心中對祖先的敬意吧。

如今，密植的槐樹，繁美的花朵，已成為北方園林的一大景致，每當花期來臨，一串串潔白的槐花綴滿樹枝，素雅的清香在空氣中瀰漫，沁人心脾。置身其中，如臨瑤林仙境。在北方，幾乎每個村落裡，都能找出幾株千年古槐，那些歷經滄桑的大槐樹，穿越千年的風雨，至今仍然根深葉茂，充滿生機。

從古至今，槐花就是文人墨客吟詠的主題，對季節的感嘆，對槐花的讚美，毫不掩飾地流於筆端，故而農曆四月，亦被古人稱之為「槐月」，以此作為季節更迭的標識。忘記是誰寫的詩：「槐林五月漾瓊花，鬱鬱芬芳醉萬家，春水碧波飄落處，浮香一路到天涯。」潔白的槐花，就像一位美麗純潔的女子，別看綻蕾時低首含羞，一旦開放，便如鳳凰涅磐，開得漫天漫地，奔放熱烈！

看到信息，我匆忙打點行裝，乘車向仰天山趕去。有句話說得好：「即使沒有翅膀，心也要飛翔。」這幾年，隨着視野的開闊，逐漸喜歡上了旅遊，一旦有了機會，便像久困籠中的鳥兒得到放飛一般。坐在上山的車上，搖下車窗，看山岩峭壁的隙間，捲起雪樣槐花的浪潮，一顆心便如這淺綠的山野，一點點、一點點地迎風怒放，怒放成一片雪樣的花海。

■仰天山山頂上的槐花會在五月中旬綻放。 網上圖片

經過多少次峰迴路轉，終於到達仰天山度假村。下車後我才知道，山頂上的槐花剛生出花穗，那些小小的花穗，被一層青翠的綠萼包裹着，尚不見潔白的花蕊。聽導遊說，由於仰天山海拔高氣溫低，山下的槐花如期開放，可山頂上的花卻要在五月中旬才能綻開。看來，我是趕不上山頂花開的時候了，趕不上仰天山的槐花節，無緣一觀它在我面前吐蕊綻芳。

仰天山，位於青州城西南四十六公里處，主峰海拔834米，現為國家AAAA級景區，它林海茫茫、奇峰迤邐，到處可見蒼松翠柏，是著名的遊覽勝地和佛教勝地。其主要景點有摩雲崮、佛光崖、望月亭、文昌閣，以及千年古剎文殊寺和千佛洞。每年五月，這裡都要舉辦一次槐花節，幾千畝槐樹以美麗的芳姿迎接進山賞花的客人，賞花、留影，把時光撫摸得溫潤如水，浪漫而又有詩意。

各式各樣的槐花食品應節而出：蒸槐花、煎槐花餅、炸槐花、品嚐槐花蜜等等。在這個季節裡，仰天山可食用的野菜、野味也很多，得天獨厚的資源，使之能夠為遊客奉上生態的、綠色的山珍盛宴，就連我原先以為只有南方才有的蕨菜，也在仰天山生出嫩芽，小拳頭般舉起在仰天山的初夏，在小炒肉絲的烹飪下，成為一道天然綠色的美餐。

沒有等到槐花節，沒能看到花影扶疏、香雪似海的槐花，卻無意間遇到仰天山上的另一些花，有的粉紅，有的金黃，有的潔白如玉，有的鋪展如錦。金黃的是叫不出名來的小野花；粉紅的是久聞其名的石竹花；潔白的是一叢叢、一團團，既低矮、也高大的花，低矮的是野草莓，高大的是山棠梨，鋪展如錦的是山上極為耐寒的野刺玫。

馬蘭花和丁香花的出現，更加讓人覺得機緣難得。

馬蘭花，亦稱馬蓮花、蘭花草，印象中，這種花多生長在鄰水的地方。仰天山樹木繁多，林蔭遮蔽，地面潮濕，可能也適宜馬蘭花的生長。年少時看過一部名為《馬蘭花》的童話劇：在美麗的馬蘭山上，居住着許多可愛的小動物，一天，幸福美好的馬蘭花開花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這部劇可謂家喻戶曉。還記得劇中的台詞：馬蘭花，馬蘭花，風吹雨打都不怕，勤勞的人兒在說話，請你現在就開花……

馬蘭花充滿魔力的童話，讓喜愛它的人迅速增多。原北大校長胡適曾寫過一首名為《希望》的詩，後被台灣作曲家陳賢德、張弼二人修改並配曲，成為格調清新、朗朗上口的歌曲，那便是今天人們還在廣為傳唱的《蘭花草》：「我從山中來，帶着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時過，蘭花卻依然，苞也無一個。轉眼秋天到，移蘭入暖房，朝朝頻顧惜，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開，能將夙願償，滿庭花簇簇，添得許多香。」

一直以為，在我們北方，丁香花是種較為罕見的植物，然而在仰天山，它卻和我們頻頻遇見。在我們上山遊玩的路上，在我們舉目打量四周的時候，到處都能聞到那淡紫的花香，如夢似幻地搖曳着身影。歷代喜歡丁香的詩人很多，但都彷彿懷有一絲愁緒，讓人想起那些濃得化不開的丁香雨愁。南唐後主李煜曾寫過：「晚妝初過，沉檀輕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唐代詩人李商隱也寫：「芭蕉不解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唯元代朱思本在《百結》詩中寫道：「百結逢春日，數花迎曉風。道人無個事，笑爾獨仲忡。」

我沒有閒愁別緒，因我已在這座悠然的山上，沐浴着醉人的花香，遠離塵世，放慢腳步，獨自清淨，在這自然的世界裡領略空濛奇妙的感受。在這裡，欣賞的雖然是各種各樣的花，品味的卻是一種淡泊寧靜的生活，它讓我心懷感激，感激這座奇山福地給我以美好的發現和相遇，更感激大自然的豐饒給我以無私的饋贈。

書若蜉蝣

■文：葉 輝

瘋狂：與平靜共存

羅蘭巴特詳盡分析舒曼的音調與節奏，認為舒曼的音樂表達着孤獨的親密感，對自己訴說着愛慾與囚禁中的靈魂，但他知道時代早就變了：而「對鋼琴的聆聽也蛻變了，這不僅是因為我們從一種私人的（最多是家庭間的）聆聽轉向公眾聆聽——即使是在家中聆聽，每張錄音唱片也都是以音樂會為場合呈現出來的，而鋼琴也成為了獻技的場所……」

在羅蘭巴特看來，在舒曼的年代，技藝不再是歇斯底里的音樂會，倒是毋庸置疑的完美演奏，它不令人激昂而忘我，或者某種意義上，遠離自己的身體；如今鋼琴家再激不起這樣的狂熱了，此所以聆聽舒曼不可能以舊式激情為依據，「他的鋼琴作品是親密的，或者私人、甚至個人的，這與專業演奏格格不入」，皆因舒曼的鋼琴演奏有一種特質，就是很少人堪可適切演繹的「無知」（innocence）。

羅蘭巴特當然也觸及了舒曼的獨特性，那就是他的瘋狂，他的思想和音樂聚集的融合點，然而，舒曼的瘋狂並非精神科診斷，倒是源於「他對這個世界的認識『缺乏』一種衝突式的結構：他的音樂基於任何簡單或者『自然』的正面交鋒……」因此，巴特認為，熱愛舒曼，某種意義上乃承擔着懷舊（nostalgia）的哲學，或可借用尼采（Nietzsche）的語彙，那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哲學」，一種冒險嘗試，亦即舒曼獨特的「夜的哲學」。

「聆聽」就是有意識去聽某種聲音，「聆聽」乃心理上的範疇，按照羅蘭巴特的說法，「聆聽」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意識（alerting），然後是辨識（deciphering），最後是明白聲音的來源以及如何影響聆聽者，此所以今人熱愛舒曼，「或多或少是反時代而為之，只能是一種肩負責任的熱愛」。羅蘭巴特認為，舒曼的節奏「作用於曲子的主題，讓曲子變得野蠻」而「節奏不是服務於一個有着二元對立結構的世界」，「他的瘋狂並不暴力，而是內在的——既明顯又隱蔽」，「既不搏動也不重擊，而是簡單地持續着。這是一種與平靜共存的瘋狂」。

走筆至此，忽然想起1967年的電影《畢業生》（The Graduate）中沒有吶喊的抗議，賽門與葛芬柯（Simon and Garfunkel）的《靜默之聲》（The Sound of Silence）中也有一種與平靜共存的瘋狂。德斯汀．賀夫曼（Dustin Hoffman）飾演的班傑明很叛逆，那時，世界已經很「亂」了，因為「亂」，所以他潛入游泳池中，讓自己浮沉於只有水聲的寂靜之中，這畫面有沒有聲音？觀眾聽到的是什麼聲音？

班傑明背叛了沉默的一代無從反抗的中產偽善與物慾，一切叛逆的根源似乎都包涵於《靜默之聲》中，全世界每天都有示威，在這寂靜的畫面裡，可以聆聽到什麼聲音？在第三次塞爾瑪遊行（Selma）中，遊行者與警察對峙時，畫面有什麼聲音？半個世紀之後，乃有《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Selma）這部電影。

文藝天地

詩情畫意

■文：蔡世武

七律．向陽花

五十六朵向陽花，
裝扮東方大中華。
根定中原輝雪域，
葉飄南海亮天涯。
狂飆吹折脫新籽，
甘露潔洄化幼芽。
四季葳蕤蔭日月，
奇葩香溢亞非拉。

畫中有話

圖：K. Wong

浮城誌

■文：星 池

摺 紙

小外甥從一疊彩色手工紙中緩緩抽出兩張，然後前來問我：「你懂得用紙張摺成衣服嗎？」我搖首微笑道：「不懂。」他隨即興致勃勃，遞上一張紙給我，並說：「讓我來教你吧！」於是，他動起十根不算靈活的小指頭，把紙張翻來覆去，壓出摺痕，不停摺疊。縱然技巧未算熟練，某些位置疊得不夠準確齊整，卻能成功摺出一件衣服，隨即愉悅地向我展示。我頷首說：「嗯。讓我也來試一試。」

小外甥就讀的學校，每逢周五會有一節課外活動堂，本學期起，他被編排參與摺紙課。因此，該天放學回家後，他會拿出手工紙不斷地摺，讓平面紙張變出十字飛鏢、杯子及衣服。他偶爾會暫時忘了一些步驟，要多番努力才記得。也曾試過最終想不起怎去摺疊，但在家中的摺紙書籍當中，恰巧覓得與摺紙課所教物品相同的摺疊方法，可重新學習。

須臾，他瞧見我已用紙摺出衣服，他便再去取一些手工紙，打算教表哥摺紙，且自己可摺出更多不同顏色的作品。課餘能暫且離開電視及電腦屏幕，純粹以紙張來愉快玩樂，實屬不錯，讓人憶及昔日自己純真的童年。

因清明節及復活節，小外甥得到十天學校假期。回鄉祭祖和稍作輕鬆玩樂之外，他尚要完成各科的作業簿、工作紙、一系列網上練習、英文日誌、親子閱讀冊、電腦功課、填色比賽、繪畫比賽，並須溫習默書以及各個科目。學校難免須跟隨社會的要求，逼迫這名小學三年級學生努力前進。凝視眼前的小朋友，做妥本分，盡了能力便可，無意強行要他與誰比較。他偶爾懶散，不用心做功課，不專心溫習，應當責罵，卻在繁重的學習當中，不忘給他適量的嬉戲取樂時間，閱讀書籍，收看心愛的動畫，放鬆一下。此時，小外甥正在收拾手工紙及所摺的多件衣服，隨後拿起紙筆，隨心繪畫，全然投入自己的宇宙中。

人大了，仍會回想自己的幼年。易地而處，在要求小孩用功學習之餘，勿忘記還給他一個愜意的童年，讓其成長後可堪回味。

亦有可聞

■記者 于永傑

秋柳園畔憶漁洋

齊魯古來為文化淵藪，杜甫的一聯「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讓濟南人吟誦了千年。近水多秀士，古往今來能在大明湖畔、趵突泉邊建祠立廟的名士代不乏人。循水信步，稼軒祠、李清照紀念館、鐵公祠都讓人生出思古之幽情，但在大明湖新景區邊上的一座「秋柳園」與其中拖着辮子的王士禎塑像，可能會讓不少人覺得陌生。

這也不奇怪，大清原是個皇帝出名臣子落寞的朝代。王士禎，因其號為漁洋山人，而被稱為王漁洋。本是今山東桓台人，順治十二年進士，累官至刑部尚書。他不但官聲卓著，而且是康熙一朝的詩壇主盟，在當時的地位差不多和宋仁宗時代的歐陽修相當。

那還是在順治十四年的時候，這年秋天剛剛登龍門不久的王漁洋與當時的齊魯名士聚會於大明湖水面亭，見「亭下楊柳十餘株，披拂水際，綽約近人。葉始微黃，乍染秋色」。彼時國朝初立、南明小朝廷眼見再無復國之望，一派秋色披拂之中，作為文人的王漁洋酒引愁腸，不禁心有所感，賦成《秋柳四首》。四首之中以第一首最為動人，詩中言到：「秋來何處最銷魂，殘照西風白下門。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煙痕。愁生陌上黃驄曲，夢遠江南烏夜村。莫聽臨風三弄笛，玉關哀怨總難論。」

此詩朦朧傷感、委婉含蓄，在風格上與李商隱的「無題詩」和北宋初年的「西昆體」有接續之意，王漁洋似有滿腹塊壘又不肯道得明白。這種心態其實是清朝初年，漢族士大夫和知識分子集體心態的寫照。《秋柳四首》一出，南北文人競相作和詩者不下百人，連顧炎武也由京抵濟，作《賦得秋柳》唱和。這在當時「文藝界」的影響，不啻於當代的「超女」、「快男」。一幫處於異族之邦的文人，在對明湖秋柳欲語還休式的吟詠中，稍解了那份難以名狀的哀婉。因為此事，遂產生了享譽當時文壇的文社——「秋柳詩社」，王漁洋也在清初文壇擎旗扛鼎，那一年他只有24歲。

■大明湖畔的秋柳園是為紀念詩人王漁洋而建。 本報山東傳真

千載歲月等閒過，當年少年意氣的王漁洋早已成為一輩古人。清代人為紀念這位大名士，就將大明湖東北岸匯泉堂附近的一處館舍院落命名為「秋柳園」。而真正的秋柳園也在歲月變遷中湮滅，如今大明湖畔的秋柳園乃是新景區擴建之時，根據考證重修的。如今垂柳依依牽風撫水，不管是春來飄綿還是秋深憔悴，今人還能體味王漁洋當年的心境嗎？

試筆

■文：黎凱誼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我最害怕的事

每當有人問我什麼是我最害怕的事，我必定毫不猶豫地回答，是「獨自在空曠的台上表演」，是「幾百位觀眾，靜靜地坐在台下等待我的表演」，說到這裡我已不敢再回想……

小學五年級，老師告訴我們，每個人都要在台上為全校同學表演個人才藝。老師說過這件事後，有的同學高興地跳了起來，好像恨不得立即跑到台上去展示才藝；有的則與身邊同學討論該表演什麼才好。而我卻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停地流着冷汗，我才不想上台呢！

儘管心裡十分害怕，但又不能不聽從老師的指示。於是我絞盡腦汁努力地想，終於想到彈鋼琴或許是最容易完成的表演，不需發一言便能完成。時間過得很快，轉眼便到了表演的那天，我坐在台下，緊握着拳頭，流着冷汗，才發覺自己是如此緊張。「如果我上台時跌倒怎麼辦？如果彈錯了或者鋼琴突然壞掉怎麼辦？」腦中充滿了這些可惡的問題，我害怕極了，淚悄悄地流了下來。我只能馬上躲到洗手間去。

我努力擦乾眼淚，腦中產生了一個念頭——留在洗手間裡避過表演。「下一場便輪到我的表演，若我再停留多一會，便不用上台了……但是，我真的如此脆弱嗎？這麼小的事也做不到嗎……不是的！我從來都不是如此脆弱的！」我抬起頭，看着鏡中的自己，再次擦乾眼淚，堅定地轉身衝出洗手間。

我一步一步地踏上舞台，耀眼的燈光投射在我身上，使我看不到台下的觀眾。我大口大口地呼吸，坐在鋼琴前，翻開琴譜，手指輕輕地放在琴鍵上。「你行的！」我對着自己說。音樂隨着我手指的跳動，包圍了整個禮堂，我留意着每一個音符，留意着自己的手指，漸漸地，我已不再害怕了。我甚至閉起眼睛，享受着每一個音符……我成功了！

雖然上舞台表演是我最害怕的事，但其實只要鼓起勇氣，相信自己，最害怕的事也能克服。